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六四回 賢臣任邱縣調兵 朱計李家務求救

話說施公登時將朱光祖等三人，請到上房。賢臣說：「黃天霸現在被謝虎鏢打重傷。幸喜二位來到，幫助幫鋤本院才好。」朱光祖說：「要提謝虎，狠毒無比，雖是鏢打天霸，心還不死，恐其乘虛而入，晝夜潛來行刺。大人需要提防著些。」賢臣聞聽，點頭說：「壯士言之有理。施安你快些伺候文房四寶。」施安答應，研了濃墨，將紙鋪好。賢臣提筆上寫：

太子少保倉廠督堂部院，奉旨欽差世襲鎮海侯施，為曉諭事：照得本院居住鄭城驛館，與敵為仇，有虞無備，疏於防守，恐生不測。仰任邱縣知縣，即調本城營弁，前來公館護衛，俾作干城之備。謹遵此帖，速速毋違。特諭。

康熙某年某月某日

施公將諭帖寫完，令施安叫進青衣，吩咐：「把此帖拿進城去，交給任邱縣知縣，不可遲延。」青衣答應，接諭帖前往任邱縣不表。且說施公望著朱光祖說：「本院已發諭帖調兵去了，料公館可保無虞。天霸鏢傷，須得早些調治才好。奈此處沒人會治鏢傷，如何是好？」朱光祖說：「會治鏢傷的，小的倒還認得這個人。」施公聞聽朱光祖認得會治鏢傷的人，不由滿心歡喜，連忙追問說：「壯士，這個人倒是姓甚名誰？住在何處？快對本院說來，好派人去請他前來醫治鏢傷。」朱光祖說：「要把他請來，不但好醫黃天霸鏢傷，要拿謝虎，也易如反掌。這人倒不是外人，乃天霸他父一師之徒，姓李名煜，江湖上號稱紅旗，洗手有二三〇年咧。現今年紀七旬開外，在家安居享福，教子務農；距此有百里之遙，屬河間府管，地名叫做李家務。還是小人的長輩咧。小人不忘舊交，時常望他去。每逢見面時，他就勸小人激流勇退，休作這樣買賣。這個一枝桃就是他的徒弟，親手傳藝的。李紅旗若肯治鏢傷，拿謝虎如探囊取物一般。」施公聞聽說：「很好。」計全一旁開言說：「請紅旗李爺要緊，保定公館也要緊。依我的主意，不用李五爺去請紅旗李爺，我同朱爺去；留李爺在廂房內保守天霸；教關、郭、王三位在上房保護欽差，提防一枝桃。這就是萬全之策。」施公點頭說：「就依你這主意罷。」不表。

且說施公打發計全、朱光祖二人去後，又差人催傳諭帖的那個人。不多時，任邱縣知縣沈存義，城守營的千總王標，帶兵丁衙役六七〇人，遵欽差的示諭，來到公館，投遞手本，進上房參見大人。施公賜坐待茶，言講一枝桃之事。沈存義、王標連忙把帶來的衙役兵丁排開，俱弓上弦、刀出鞘，到晚燈籠照如白晝。廂房中是神彈子李五陪著黃天霸閒談，應用之物，放在身旁。上房關小西、郭起鳳、王殿醫、千總王標隨大人左右，防守的鐵桶相似，這些話俱各不表。

且說一枝桃謝虎，自從鏢打黃天霸，見有兩個人保護，料著不能成功，往正東竟奔任邱鄭州驛而來。二更時候，趕到驛館，閃目觀瞧，但見大門並未關著，門口板凳上坐著兩溜人。

往前走了走，站在牆陰之下，看夠多時。順著牆根，返身往裡而走，不過半箭之遙，才見有人。謝虎施展飛簷走壁之能，上房臥在瓦壘之上，欲往公館那邊。用眼一看，只見院內燈光照如白晝，許多人俱是手擎弓箭，腰懸刀劍，站在上房門口。謝虎看罷，心中暗想說：「賊官防的嚴緊！」那個意思有點下不去，覺著難以行刺。欲待動手，恐怕不能成功；欲待回去，胸中恨氣不平。謝虎想罷站起來，下房腳踏實地，仍回玄天廟。

走到廟前，見山門鎖已撞開，就和和尚已回來了。進廟看了看，南屋點著燈。謝虎走進屋內，望著和尚開言說：「怎麼你走了？」和尚說：「我的爺，那是玩兒的麼？我躲還不躲開！我見這天有一更多了，我才回來。打量著他們來不來？你別弄我一場聖誤官司。」謝虎說：「我告訴你，我在這鄭州，可有兩個人命案。」說罷按住不提。

且說計全、朱光祖往李家務去，走到三更時分才到。來到門首，下了馬，用手敲門。叫了多時，裡面才有人答應，將門開放，一人手提燈，抬頭認得是計全、朱光祖。長工說：「二位半夜到此，有甚麼事？」朱光祖說：「煩你進去告訴一聲，說我二人要見老當家的，有要緊的事面見。」長工聞聽，連忙轉身進去，來到上房，在窗外說：「老當家的，今有常來的那位朱爺，還有來過求您老人家周濟的那位姓計的，他們兩個人在門外，說有要緊事件，來見你老人家面講。」李紅旗的老伴不在了，兒子、媳婦俱在後邊居住，他在這前邊獨自居住。這天雖有三更，老英雄尚未就枕睡覺，正在鋪蓋上坐著打盹呢，眼望著長工開言說：「請他二位進來。」長工答應，出屋到別房，先把安童叫了起來，然後這才出去，走到門前說：「二位，我們當家的有請。」兩個人將馬匹交與安童，長工提燈引路，計、朱二人隨後進來。到前屋門口，長工先讓計、朱二人進去，然後自己才進去，將燈放在桌上，自己與安童一旁侍立。

李紅旗與朱光祖、計全見禮畢，這才坐下。李紅旗帶笑開言說：「二位半夜到此，有什麼事？」朱光祖說：「老叔在上，容姪細稟：當初老叔一師之徒飛鏢黃三太，他的兒子名叫天霸，現今跟隨欽差大人，回京路過鄭州，接了狀詞，是兩宗人命盜案，告的是一枝桃。大人差派黃天霸在鄭州採訪，遇見計全泄機，才知是你令徒謝虎。天霸玄天廟擒拿於他。」才說到這句，長工烹了茶來，遞與每人一盞。紅旗李煜讓茶，手內端了茶杯說：「賢姪，怎麼黃天霸要擒拿於他？只怕黃天霸不是他的對手罷！」朱光祖說：「與他交手，並無輸贏。謝虎佯敗。天霸追趕，左腿中了他一隻毒鏢，無人會治。我們二人奉了施公之命，前來請你老人家前去醫鏢傷，擒拿謝虎。老叔念昔日交情，少不得前去醫治天霸，擒拿謝虎。」紅旗李煜聽罷朱光祖之言，沉吟多會，才開言道：「賢姪，你是知道的；因為他輕友重色，俺師徒兩個，可是不對。任憑怎麼不和，總是師徒之情，我怎好前去？這事你等商量個萬全之策才好。謝虎素常要是聽我的話，所行的正道，我豈肯告訴於你？也該天霸有救：一則他父台我是一師之徒；二來謝虎沒良心，至今不上門；第三件賢姪待我不錯，時常來看我。我若執一不應，賢姪怎麼出門？要擒謝虎，必須把他的毒鏢誑到手中，再拿他可就容易了。只可告訴你們怎麼拿，我可能身臨其地。天霸這鏢傷，給你一包子藥拿去，再給你一膏藥。你回到公館，將藥撒在天霸鏢傷之處，將膏藥貼上，不過數日之內，就復舊如初。二位賢姪，休怪直言。你們倆去罷，休得遲誤。見了天霸，替我問好，就說我恨惱他，怎麼三哥死了，也不送信給我？他算眼空瞧不著我。」說著話就站起身來，走到立櫃跟前，伸手將櫃門開啟，從裡面拿出一個楠木匣。將蓋揭開，拿了一個膏藥，有一小包現成的藥面子，開言道：「朱賢姪，你過來，我告訴你。」賽時還連忙站起。李紅旗說：「賢姪，這藥面子，叫做五花退毒散，膏藥叫作八寶退毒膏。你把這兩宗拿回公館去罷。」朱光祖答應，用手將藥接過，放在懷內，說道：「多謝叔父費心，你老人家等諸事已畢，教天霸登門叩謝。」李紅旗連忙擺手說：「賢姪好說，不用爭出這個禮。我只要我自己盡友情，於心無愧，這就完了。」朱光祖與計全連忙退身往外。

二人一路言談，走不多時，已到公館門外。朱光祖、計全直到上房，掀簾走進房內。施公與眾人正講計全、朱光祖取藥之事，忽聽簾響，抬頭觀看，見是他兩個回來，驚喜不已。連忙開言說：「二位回來了，多辛苦！不知李紅旗來與不來，快些講來。」朱光祖就將就裡情由，細說了一遍。賢臣點頭說：「先治天霸傷痕要緊，本院也同你們到廂房看看怎樣。」說罷，站起身來往外走，眾人後邊跟隨。長隨施安跑到廂房門口，打著簾子。施公率領眾位走進廂房。天霸一見，連忙站起身來。

賢臣擺手說：「壯士別動，只管休養身體。」賢臣按著天霸炕沿坐下，眾人俟次而坐，天霸仍舊坐在炕內邊。賢臣望著朱光祖開言道：「朱壯士拿出藥來調治罷，不必延遲著了。」朱光祖答應，忙伸手在懷內掏出藥來，站起身來，走到天霸跟前，將膏藥貼在上面。登時間見鏢傷的周圍，熱氣騰騰，流出膿血，腥臭難聞，順著腿往下直流。小西用手巾替他揩擦。賢臣說：「此藥果然神效！天霸合該五行有救，不過數日就好。」天霸說：「小人死不足惜，何用老爺這樣掛心？但只恨不能拿住謝虎，與民結案，恩官才好進京見駕。」朱光祖說：「要聽李紅旗之言，謝虎實係狠毒。雖是鏢打天霸，料他不肯歇心，公館雖防守的嚴緊，猶恐在路途住宿之處，得空行刺，務得防備。大家商議，見了謝虎，將鏢誑到手中，才好拿呢！」不知如何誑鏢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